



豐臣秀吉譜中

天正十四年春秀吉使勝雅往勸

大權現上京而謁秀吉會

大權現時獵于參河吉良逢下總守勝雅曰我何為赴洛步於

秀吉家風乎勝雅暫還于旅宿窺其寐勢

大權現唯牽黃臂蒼而已勝雅所言如耳不聞既而總

守翌日請謁

大權現出見曰汝未去乎何其言之稠諄乎吾既懶聽焉

汝須早歸下總守白曰吾請為貴公而言之今使再至

而貴公不從秀吉之沛怒也決矣若然則秀吉可發軍

于此則不亦危哉今來而見國內城壘未修要害未治

而唯好放鷹何也但冀貴公察之

公五十二歲

38  
405  
406

44  
12  
10

A289  
12  
38-2

秀吉中  
大權現勃然曰吁汝下總守敬而聽之夫秀吉之兵不可  
過十萬我兵是可二三萬也秀吉之兵雖多而不知地  
形我兵雖少而能諳地理迎秀吉兵千險隘而要擊之  
則我師得利如疾風偃草大山壓卵而已吾豈為憂哉  
汝屢來以無用之言說我々以汝為妄庸人自今之後  
必勿來此若彼來則汝命可危因是下總守又欲歸恐  
秀吉之怒已而甚憂深懼登大坂城秀吉時在大坂詳言之秀  
吉不敢怒曰

大權現之所言信然々吾深慮使其上京耳其夜既闌秀  
吉急呼下總守々々々遇驛信雄亦被招而共攻城秀  
吉昌披而出手捉脇指并細紅帶一童秉燭從焉乃謂  
下總守曰吾與彼

大權現來下洛師也下總守驚而無言秀吉曰吾以我妹  
為彼之妻若其家人等猶驅水則以吾毋大廳為質耳  
然則君為其不來乎又使下總守往說下總守先到吉  
田逢酒井左衛門尉忠次而談之即與忠次相共往謁  
大權現益怒曰妄庸人又來耶吾孰為逢之乎家臣祿賀  
強之於是

大權現出見下總守述秀吉之意

大權現曰若然則吾到京洛秀吉若食言且或不義則  
秀吉之罪也吾何與焉下總守大悅而歸京秀吉亦喜  
秀吉遣人於

大權現使神原式部大輔康政上京因是康政來洛先謁  
于富田左近宅時秀吉乍來言曰吾欲見康政深切矣

故不待其登城而來此想夫先年小牧之役康政傲三秀吉不知主恩與信雄結兵其惡逆無道如此之甚誰不疾視乎而諸士多屬志于秀吉尤背理義吾不信焉當初得見其傲怒氣滿臆乃募令曰若有殺康政者則恩賞若干隨其所望而已其後欲見康政之首以快我心念茲在茲而今與

大權現交親既成與吾子相逢則舊恨頓散吾子納忠干其君之深厚吾尤感之吾豈有踈濶于吾子乎自今之後諸事相議耳康政拜辭既而登宮秀吉享之懇情不踈康政乃去然後秀吉調嫁儀送其妹婢妾從者百五六十人淺野彈正等供奉其道中男女行旅觀者如堵五月十四日到於濱松寄輿於榊原式部大輔宅即入

城修嫁娶之禮從者述秀吉旨曰我有二妹遣之於濱松城以為箕帚妾云云人皆慶之其後秀吉謂昏姻既成

大權現須來謁而未肯上洛時有言者曰

大權現遂與秀吉絕交不上京則秀吉將害秀康事漸聞

於東州

大權現謂吾不以秀康為質彼養之為子彼若殺其義子

則彼之不慈也我何與焉自古雖結婚姻而相為敵國

者多矣我豈輒上京哉秀吉聞而慮之乃送其母大廳

大廳一曰于困崎以為質安其心羨濃守秀長大怒曰

以聖善送於敵此是武門之大耻也彼不受命則不如遂下戰決瀕輸秀吉曰否秀長之心隘矣秋九月遂送

之或疑之時秀吉妹自濱松來岡崎窺視曰實是我母也秀吉妹即是東福寺內南明院是也

是月豐後國主大友義統遣使于秀吉曰島津修理大夫義久既領薩摩大隅日向三國且屢出兵於豐後義統雖相戰而不克勝之當斯時若賜援兵則義統永為秀吉之臣而已秀吉使仙石權兵衛長曾我部元親赴豐後先使人言于義久曰義久在國忒任官位事縱意所好不煩之甚何加於此哉當速悔昨非而上京義久罵笑曰彼藤吉猿面即欲殺我上京乎可勝笑哉不見仙石之贖而投弃之仙石聞而大怒即率六千兵而進陣于義久臣伊集院某來地大友兵副之義久使島津中務少輔家久率二万人拒之與仙石等大戰時長

曾我部信親入家久陣力戰而死從兵二十餘輩悉死島津兵取信親之首大呼競擊仙石大友兵大亂長曾我部元親不知信親之死而逃退元親臣竹內新助桑名太郎左衛門大友兵十河新太郎矢野氏田宮氏等皆死因是仙石亦單騎逃入豐後島津兵威大振于九州未敢畏秀吉

大權現依秀吉所請而使井伊兵部少輔本多中務大輔柳原式部大輔親族各一人往賞於京都

大權現使井伊直政及本多作左衛門重次守大廳于岡崎而赴京直政重次鑿衛大廳積薪柴于其屋傍

大權現於上方若有不諱之事則為燒殺大廳也於是大權現首途本多中務大輔忠勝柳原式部大輔康政阿

部伊豫守永井右近大夫直勝鳥居左京亮西尾隱岐守吉次收野讚岐守等供奉焉到大坂先入羨濃守秀長宅秀吉忽然來盡簪

大權現乃握其手勞其杳杳之艱難且使秀長掌饗應之事其饗之盡善爰時有開兩戶者關東之築室不設兩戶故驚其聲而從者頗失色富田左近將監察之來而辨之於是從者稍安翌日

大權現登大坂城秀吉迎之於庭際其儀穆々尾張內大臣信雄亦同登城

大權現使信雄先行信雄疑之是時秀吉自執

大權現之手曰公其先行矣乃相語而入從者亦皆隨秀吉之命而入秀吉之臣不得敢入秀吉與

大權現其登天守

殿主

帝貴雜珍乘積之且使利休

既而為暇秀吉殿太刀

不動 茶壺

大權現且使遊覽浴中又被進宅地於聚樂野內秀長受

秀吉之旨造犬墓所并門秀長使藤堂頭右衛門尉高

尻監之淺跡彈正長政依秀吉之命奉享

大權現十月四日任權中納言告其暇因崎留守聞其既

出京而大廳之番稍解既而

大權現歸濱松大廳亦歸京下日謂秀吉曰直政重次於

我甚辛艱苦不忘於心秀吉向眾稱直政等為其主也

大權現使并伊直政上京以謝之秀吉喜之以石川伯耆

守為伴直政族其不義而竟一具終不通一語其後秀

吉賜茶又以伯耆守為伴直政亦不交一言謂彼是人

面獸心者，世皆累代之君而屬秀吉不義云。怯弱云武人之所大惡也。且者，母者皆矣。伯耆守塞口之耻而歎直政之有豪氣矣。

是月黑田官兵衛孝高小早川左衛門尉隆景率八百兵到豐前時凶賊龜起守宇津禦梗塞道路且欲襲孝高隆景有人來告之孝高隆景咨議合兵急攻宇津拔之斬數百人秀吉賜感書孝高進攻障子岫城又圍香春城々主高橋隆乃陣于河原嶺而待秀吉之出軍於西州。

十一月仙石權兵衛馳使告義久自恣之故及家久據戰之事秀吉聞而怒。

十二月秀吉任太政大臣自改姓為豐臣。

秀吉飛檄于畿內五國北陸五國南海六國中國十六國江州尾州伊勢伊賀而招軍士凡三十七國兵士二十餘万也。小西隆佐建部善德吉田清右衛門宮城長次即豐盛掌糧米馬芻之事。糧米者三十万人之用馬芻者二万頭之料各支二年也。其糧米出入者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大谷刑部少輔吉隆。長東大藏大輔監之。大權現自濱松移徙於駿府御家人以月迫故移家者少。獨大久保治部大輔忠隣等從之。其餘有隨年而移往者。

是年秀吉謂於東山可築大佛殿矣。德善院玄以淺躡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東大藏曰昔日之經始者歷二年而其功成矣。是度五年而可終其功。汝等其圖。

乏於其皆會于玄以之室議曰先召奈良大佛師宗貞  
弟宗印及工人而可闕之乃召之宗貞宗印等來洛玄  
以相議白于秀言々々曰以材木為先狀以佛像為先  
狀玄以等評議記有材木之諸國曰王佐曰九州曰信  
州岐岨曰紀州熊躰即撰擇監吏二十人工師二十人  
遣於群國秀吉曰每事問奉行五人則停轍送日而巳  
其必可闕玄以一人而決之四國九國之人者入王佐  
山中斬芟樹木棄之於松可到旋鳥羽矣伊勢尾張美  
濃之人者入岐岨山中伐聚材木到勢州乘名而來於  
大坂可授玄以畿內中國之人者大佛殿之地形石垣  
築山等之修造可勦之相攸于東山佛光寺而定之凡  
與于役者二十一國分之為三其一則地形掌之其一

則石垣掌之其一則築山掌之佛像者以銅鑄則其  
成脫矣故為木像漆膠以塗之五彩以飾之中朝佛師  
時居豐後召而問之對曰中朝以木造佛塗以漆膠則  
百稔其不朽不崩矣玄以等告于秀吉々々從之命宗  
貞宗印造巨佛片相東市正直盛糟屋內膳正古田兵  
部少輔寺西筑後守早川主馬首間嶋彥太郎副之堂  
之高也二十丈佛之高也十六丈是舊式也今不敢違  
漆膠者泉塚今井宗久監之池田備中守河窪肥前守  
上田主水正副之中朝佛工白曰佛像煉成之間可聚  
壯塲鼓万儀由是遣入於伊勢尾張而聚之其後以經  
始事不速成故以高躰山木食與山上人使掌之與山  
悅即構爪廬于佛光寺邊以監之佛像漸成而塗漆膠



構築山於東邊繫纜於巨柱以車運之其為巨柱也千夫不得動之而今以百人之力運轉之其工巧類如此四方石垣者初以小石築之然恐入之盜之故以厓石改築之其運鉅石也甚極群黎之勞其預于經營之用者每曰五千人與山悉勤其事然後求棟木于四國九州岐岫山飛驒山而無之即遣人於富士山而使見之工人復命曰有之於是秀吉馳依于

大權現使伐其木而到大坂此一木之費五百人之用黃金千兩之弊也自是而後大佛既成又鑄洪鐘而挂之凡大佛殿之修造歷數年而後其功甫就矣

同十五年正月二日有諸初諸士皆獻賀儀  
二月秀吉使群國兵赴西州為伐高津也或解纜于難

波浦而浮舟於万頃或揚鞭于須磨明石而馳焉於千里前陣既到門司赤間關後陣猶在兵庫昆陽踰既而諸兵進到狹紫

三月秀吉出京軍粧尤姦從者皆然秀吉先到安藝嚴島而遊敖社人內侍拜謁置子拾貝以獻之內侍談淨海等舊事秀吉悅樂奉納青蚨千貫於明神其後出嚴島到長門赤間關遂到關戶以毛利勘八毛利兵吉為此地之營衛以丸毛三郎兵衛城戶十乘坊為門司城之營衛乃評軍事以秀吉為大將使向豐後經日向而掠入薩摩也峰須賀阿波守家政其兵六千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其兵五千尾藤左衛門尉其兵三千凡四國中國兵士八方餘從焉毛利右馬頭輝元其兵四方

備前宰相淳田秀家其兵一力受秀吉之命築郡喜松城黑田官兵衛孝高龜井武藏守監之然後秀吉率軍到豐後秀長進兵急攻高城豐後日島津兵直頭義弘來救之直到官部善祥坊陣而大戰官部固拒之官部臣南條氏願衆能戰義弘遂敗走死亡者甚衆

島津中務少輔家久率二万兵築城於豐後府內以拒秀吉之入遠攻之其後均進圍城家久力屈乘風雨之夜而逃出秀吉取其城使大友宗麟義統父子居之秀吉到豐前馬嶽長野三郎左衛門所守也

四月秀吉使攻岩石城豐前筑前之境丹波少將秀勝為大將蒲生飛驒守氏卿向城面前田肥前守利長向城背谷大膳小野木繼殿助為監察急攻之遂拔之秀吉悅賜

感書于氏卿利長增田右衛門長盛持來氏卿利長拜戴之谷大膳亦得稱養氏卿臣坂小坂後号蒲生源左衛門先乘入城故秀吉感之賜金錢特

大權現使者本多豐後守廣孝來會共攻城有戰功秀吉感之賜羊皮羽織及金鐺腳指

秋月種長守小熊城聞岩石城之既陷而即去城而逃秀吉之兵不勞于戈取小熊城種長避居山中捧香拜于秀吉而謝罪秀吉許之種長大喜獻碾茶壺猴扁小熊勤秀吉之先陣

彦山者蟠根于豐前豐後筑前三州之間最高山也山形惟險僧徒惟多自古至今無守護者故不知勅命不畏武威唯擅已意剽掠人民西州群盜之起其渠魁者

多是彦山僧徒也。因是近隣訛于秀吉曰：是度必可屠彦山。秀吉肯之。彦山僧徒聞之，滿山會評衆口，嘔々未得一決。時老僧曰：西州有各之武人，不克拒秀吉皆束手，而降况彦山乎。此山僧徒數年，雖顯勇名，而何得對秀吉之大兵乎。不如乞降，而安全彦山也。群僧皆同之。即使一僧來于秀吉陣，依淺躡彈正長政而求救。有長政達之。秀吉曰：滿山同心，則可捧連署之盟言。吾有之。長政使其僧歸，告之。於是彦山僧徒悉裁誓，以捧之。秀吉聽之，僧徒大悅。歸彦山。秀吉又遣富田左近將監奥山佐渡守于彦山，斷決寺中之事。

秀吉軍兵大進西州，諸城望風而逃。秀吉使群兵守之。秀吉謂遠邦絕域不泄一人諺之，則局量漏洩且又不

仁也。即揚言曰：是度逃散之城主吾悉省之。其當遠茶聞者喜曰：是固仁政也。乃往執謁者壹岐對馬平戶五島筑紫龍造寺政家麻生重貞高橋草躡安心院佐田宗像中八屋原田立花左近宗茂秋躡十郎城井弥三郎新納武藏守長躡三郎左衛門小代伊勢守等也。秀吉或賜舊領或否。

五月秀吉進陣于薩州千代川邊。太平寺分與糧粟于諸土，橫橋千代川九鬼大隅守嘉隆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加藤左馬助嘉明監之。

秀吉先陣十方餘兵進到鹿島。不々者鳴津修理大夫義久之守城也。義久家臣相議曰：秀吉之武威由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方今強非之則忠久之血脉於是

絕矣。不如放時宜，而期島津家業之綿邈也。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入道幸侃馳出到大和，大納言秀長陣陳謝曰：「義久不義之事不及言矣。然若憐之而敗一身，則義久永為秀吉之臣耳。若不憐之，則義久自裁而已。」秀長使木下半次言于金吾秀秋，而達于秀吉。幸侃亦從行。誓額白曰：「義久若得赦宥之命，則圓頂方袍而來。見若然，則輸忠于秀吉，而不敢違矣。」秀吉聞而曰：「嶋津義久數年感悔王道，奸謀甚盛，是故我今來征之，欲剪滅，割絕島津一家之氏族枝葉。然島津氏者，忠久受賴朝之封，以來四百餘年於此，而今殲之，則吾不忍。使誓額如故耳。」幸侃大喜，歸而言之。義久及家臣大悅，既而義久祝髮著僧衣，率侍童丁人到太平寺謁秀吉。秀吉頗加

懇意。嶋津兵庫頭義弘同右衛門大夫俊久同中務少輔家久及家臣伊集院幸侃、平田羨濃、守本田下野守聊村兵部少輔各謁見。

秀吉使龍造寺政家其兵三万前田肥前守利長、谷川藤五郎秀一堀左衛門督秀政、淺野彈正長政、木村常陸、众等向大隅羽柴秀勝、德川秀康、長岡越中守胤與池田三左衛門尉輝政、蒲生飛騨守氏卿、丹羽五郎左衛門尉長重、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蜂屋出羽守頼隆、中川藤兵衛秀政、高山右近等其兵五万向日向兩國之諸城望秀吉之威風，皆墨壘偃旗而降。阿蘇山中者地形險狹也，故群盜多保此山而傷害人民。秀吉欲攻之，阿蘇群盜聞之來謝曰：「自今之後不可為盜。」秀

吉宿之西州乎

六月秀吉到肥後熊本警備二日賜肥後干佐々隆與  
守成政使居熊本城賜號後干毛利輝元族吉川元春  
肥前者龍造寺政家食之舊矣嘗通志于秀吉故今不  
敢違政家年猶少其長臣鍋島加賀守直茂行國事  
秀吉到筑前安樂寺島津義久新搆茶店以享秀吉  
悅又到博多箱崎拜次幡宮乃築一亭於其邊諸將亦  
然箱崎風景蕩入奪官秀吉乘與使諸士誦歌干宗易  
來自京塚於箱崎松原煎芳茗以催秀吉之與秀吉留  
替二十日許箱崎元是十五夕然至龍造寺隆信大友  
宗麟年々交戰而箱崎人家咸罹兵燹唯廢墟而已秀  
吉憐之呼集里老分橫路堅路之町以命之里人大悅

時人稱之 島津義久義弘等來于博多拜謁秀吉

秀吉築立花山城

毛利輝元族小早川左衛門佐隆景斷次豐後大隅之  
國事而到博多秀吉勞之賜筑前於隆景使居立花山  
城

七月秀吉出箱崎到宗像今カミ又到小倉豐前八郡之內以  
兵郡授黑田勘解由孝高以二郡授毛利壹岐守使居

小倉城

秀吉班師于赤間關大和大納言秀長大友宗麟毛利  
輝元來會秀吉賜良胄于輝元其夜輝元表酒佳肴以  
饗秀吉且獻千鳥太刀秀吉取之挿腰賜忠光刀于輝  
元宗麟獻瓢箪壺

秀吉聞秀長曰高城之役島津義弘不能破官部善梓坊之營而逃此時我兵急追擊之則義弘投首也不可殺吾子何辱乎秀長等齊對曰我輩之心固然尾藤左衛門佐固制之故不得已而留耳秀吉大怒曰非子之罪是尾藤愚弱之所致也因是秀吉大疏尾藤削其所知之讚岐

秀吉發赤間關以海濤不煩故經陸路同月十四日遂歸大坂勅使來慰勞之

秀吉移居于聚樂使秀次居京都

肥後國人多叛佐々陸奧守成政々々屢戰平之秀吉使人言之曰不經公命私動兵戈甚不可也

同十六年正月元日秀吉參內從者皆衣冠騎馬行粧

儼羨

佐々陸奧守成政發肥後到尼崎類秀吉之氣色秀吉遣人諭之曰成政以苛酷御民故民人多叛而軍振起矣是成政之大罪也其須自殺成政即自刎時人咸惜焉秀吉又使黑田官兵衛孝高諭肥後國人曰不受公命而欲殺成政何罪過之甚哉即命苑後肥前之諸士誅之其後賜肥後千加藤主計頭清正

秀吉奏請行幸于聚樂第勅許之於是秀吉命總善院法印玄以掌其事以永享九年之行幸為例遠近聞之者皆來浴其繁華富贍不可得言

四月十四日秀吉夙起到禁中夜行幸帝出南殿而見之既而行幸于聚樂第鳳輿出四足門而北過正親

町而西到聚樂十五町之間整鬻者及六千餘人其行  
粧者國母准后女御之與先行太典侍御局等當等凡  
車輿五十餘也其次塗輿六宮御方古佐丸中務卿邦  
房親王狀見准三宮兼孝九條准三宮内基一條從一  
位藤原昭實二條菊亭右大臣晴季德大寺前内大臣  
公維飛鳥井前大納言雅春四辻大納言公遠勸修寺  
大納言晴豐大炊御門前大納言經頼中山大納言親  
細白川三位雅朝王等也其次左右前驅數十輩次近  
衛次將左右六人次實首二人次左近衛大將鷹司大  
納言信房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大納言實益次冷人四  
十五人奏安城樂其次風輦次近衛左大臣信輔内大  
臣信雄烏九大納言光宣日躰新大納言輝資久我大

納言敦道

大權現大和大納言秀長等及近江中納言秀次備前等  
相秀家其次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秀吉之與次前驅  
騎馬左右二行各三十七人左則增田右衛門尉長盛  
等右則石田治部少輔三成等也次雜色三十人次隨  
身六人次布衣三人三行次加賀少將前田利家允津  
侍從織田信兼丹波少將羽柴秀勝三川少將德川秀  
康侍從織田秀信金吾侍從羽柴秀秋侍從御鹿左衛  
門侍從豐臣義康東納侍從長谷川秀一北庄侍從堀  
秀政松島侍從蒲生氏鄉并後侍從細川忠貞三吉侍  
從織田信秀河内侍從毛利秀頼侍從織田長益越中  
侍從前田利長敦賀侍從蜂屋頼隆松任侍從丹羽長

侍從

重岐阜侍從池田輝政曾祿侍從稻葉貞通豐後侍從  
大友義統伊賀侍從筒井定次金山侍從森忠政侍從  
井伊直政侍從京極高次龍野侍從豐臣勝俊土佐侍  
從長曾我部元親皆馬上著妓衣而行遠近士人聚觀  
者遮街攔市僉曰行幸之事聞之雖久而不見今得親  
見之不亦喜乎鳳輦既到聚樂右大臣晴季撥車簾帝  
下車方里小路頭升光房取襪帝入秀吉拜謁調着座  
之儀式定配膳之人酒凡七獻其三獻之時賜天盃七  
獻之時秀吉獻御劍雜着雜菓不知其限第中甚景花  
木垂茂天顏大悅然後催夜遊管絃一番五常樂一番  
野曲二番太平樂夜已闌秀吉退十五日公卿參假皇  
居其日秀吉出條章示菊亭晴季勸修寺權升光豐中  
跡諸公家之料秀吉使信雄

山頭中將慶親其趣云京中銀地子五千五百三平兩  
可為禁中之料米地子八百石之內以三百石為袖洞  
之料以五百石為六宮領江州高島郡八千碩為諸門  
跡諸公家之料秀吉使信雄

大權現秀次秀家利家呈誓辭其趣曰禁裏仙洞公家門  
跡料不可妨之不可奪之若有黑心則相共誨諭而止  
之聞白秀吉之所言不論其事不可敢違若有食言明  
神其磔之其餘諸士亦咸呈盟書秀吉捧張即之千  
字文名畫三幅沉香百斤千圭上贈畫圖二幅羣比  
一枚堆紅盆一箇衣服三襲太刀一腰千伏見邦房親王  
九條兼孝一條內基一條昭實近衛信輔菊亭晴季德  
大寺公維信雄各皆無等差且賜衣服二襲太刀一腰



于衛府所司十六日有後歌披論各出懷紙因座次先取之。一。番大和大納言秀長。二。番

大權現。三。番鷹司信房。四。番久我。敦道。五。番日躰輝實。六。番鳥丸光宣。七。番中山親綱。八。番大炊御門經賴。九。番勸修寺晴豐。十。番西園寺實益。十一。番四辻公遠。十二。番飛鳥井雅春。十三。番信雄。十四。番德大寺公維。十五。番菊亭晴秀。十六。番近衛信輔。十七。番梶井宮胤。十八。番妙法院常胤。十九。番二條昭實。二十。番青蓮院尊朝。二十一。番一條內基。二十二。番九條兼孝。二十三。番聖護院尊澄。二十四。番仁和寺官守理。二十五。番伏見邦房。二十六。番室町入道准后道休。二十七。番六角御方古佐左。二十八。番關白秀吉也。主上懷紙者別之。

中納言參議等之懷紙者聚合之置其前。今日有九獻之禮。然以獻酬頗繁。故為七獻。每獻之終也。秀吉有捧獻之物。其品者黃金百兩金襴二十卷麝香臍二十箇衣服百領。絹百疋。金建盞金臺各二箇。白銀盆。戴之馬十疋也。既而歌講起矣。讀師疊之講師發聲各定其人以讀。祝為其題事畢。群卿諸士皆退。十七日有伶樂。一。番万歲樂。二。番延喜樂。三。番太平樂。四。番拍子。五。番陵王。六。番納戴利。七。番採桑老。八。番古鳥蘇。九。番還城樂。十。番拔頭。四辻大納言公遠監其事。是日仙洞賜筆製千秀吉。六。拜之。十八日還幸秀吉遺書于菊亭晴季。勸修寺晴豐。中山親綱。以謝行幸之厚。晴季等即達乏。因是主上仙洞共賜詠歌云云。是度秀吉使諸侯皆

○北野會之茶湯  
諸士云五品人  
遠近所聞之店  
○北野會之茶湯  
諸士云五品人  
遠近所聞之店

善而不背干已是其本意也故托事於行幸

○十月秀吉於北野松原催茶湯為見都鄙好茶者之風  
情茶器之好惡也先是標命書於處々街市使頭干北  
野之茶湯故京都泉源遠近嗜茶者大喜咸來秀吉使  
德善院玄以千宗易撰擇諸士喜茶者三百五十餘人  
以會干北野於是諸士及遠近來客各攜茶店於北野  
右近馬場之左右松下梅陰岩間依秀吉之命也或有  
藤蓐柴牆繩櫃竹戶者或有苦蓐葦蓐藤蓐葦牆者聚  
蓄茶具墨跡古器玩好之物等於其中秀吉亦修小店  
數列茶具數十品而使人見之秀吉自息茶賜諸士分  
為三番一番者近衛信輔日野輝資

大權現信雄信兼二番者秀長秀次利家氏鄉稻葉貞通

千宗易三番者織田有樂羽柴秀勝蜂屋賴隆浮田秀  
家細川忠貞也其後秀吉歷覽諸士之茶店先入蜂屋  
出羽守賴隆店且坐喫茶率賴隆入諸店秀吉心情甚  
悅賴隆屢發諷語促秀吉之與秀吉步到二店歲五十  
有餘之僧居焉秀吉問有茶乎曰無之因取樹上之瓢  
瓢中有蕉椒論之以進秀吉於其淡薄既而秀吉歸乘  
樂詣人毀其各店而去

○同十七年三月前田利家依淺野彈正少弼長政請秀  
吉之狂駕長政白之秀吉肯之

○四月秀吉渡御于利家宅公卿武夫相從拜領進上各  
有差獻酬數回舞曲五番利家之臣十餘人謁見及晚  
秀吉還御

秀吉為湯療赴桶州有馬溫泉遊慰甚多滯留十餘日  
秀吉賜青蚨二百貫于有馬里中而帰

○五月秀吉謂我既握扶桑六十餘州于掌内金玉滿堂  
後何求哉不用則金玉與瓦石何異之有不如分授之  
而富贖其人乃於聚樂門内二町之間積金銀於臺而  
備疊之見者眩目聞者驚魄秀吉御座在門戶邊秀長  
座在其東六官古佐九與秀吉同座菊亭右大臣晴奉  
勸修寺大納言晴豐中山大納言親綱鳥九大納言光  
宣日躰大納言輝資廣橋中納言兼勝等來會其餘雲  
客猶多民部卿法印玄以帥法印淺躰彈正少弼長政  
前躰但馬守長康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石田治部少輔  
三成監金銀之事而出金臺若于于庭上海臺各載百

枚四人持昇之玄以長政等謂金銀若干賜于誰人則  
其人出而拜禮之其品數者賜黃金二千兩銀一十兩  
千六官古佐九内大臣信雄

大權現黃金三千兩銀二萬兩于秀長黃金三千兩銀一  
萬兩于秀次秀家黃金千兩銀一萬兩于毛利輝元上  
牧景勝銀一萬兩于前田利家又賜金銀二十萬七千  
兩于中将二人少將五人侍從十三人其餘贈金三千  
兩銀一萬兩于大廳金一萬兩于北廳金五千兩于駿  
河御前備前姬君金千兩于丹波少將秀勝之母凡是  
度所恩賜之總計金銀三十六萬五千兩也

○秋秀吉遣使于相摸小田原北条氏政氏直父子曰子  
專領數國不知王命遂不參内當速上京氏政氏直聞

之謂其身若上京則恐有不虞之變故使氏直伯父北  
条義濃守氏規赴洛氏規既至秀吉喜之戀意不少氏  
規告曰秀吉曰其必可使氏直上京

冬秀吉遣富田左近將監津田隼人于小田原勸其上  
京氏政氏直皆謂箱根者天險也進秀吉兵而擊之則  
何無利乎且小田原去京師百餘里秀吉何輕動兵于  
遠方乎唯是欲從秀吉而安不上京歷過年月則北条  
家之慶事豈不有之乎肯者平族數万發兵于東州而  
不及相戰聞木鳥羽音而逃走秀吉亦如此而已秀吉  
固是有大志者也然畿内西州之人相從耳若來于東  
州屬之不難矣北条家之所議皆然故氏政氏直接富  
田津田其賊富田津田察其情端而言之秀吉大怒曰

氏政等以我比正維盛耶來春出軍悉列氏政等首者  
也

十一月廿四日秀吉與書于氏政氏直其趣曰

一北条黨頃在慶如朝廷而不上洛在關東任己意甚偉  
藉故去年欲誅討之而駿河大納言以其昏姻故屢有  
所請是以示條數則彼既謝之而其族義濃守來執謁  
畢

一先年駿河大納言所被定之條數與義濃守言表裏相  
違今我見義濃守聞國境等事詢須正經界彼使岡江  
雪上京乃尋問之則大納言與北条國境之約如何哉  
甲斐信濃諸城者大納言以戰功可被取之上歸國者  
北条可領之所若定如此大納言既取甲信而上歸沼

田者北条力弱不能取之而言大納言違約竊舉干左  
右未及上京何哉今可授沼田於北条雖然真田所素  
知之上歸國中三分二附於沼田須與北条三分一者  
須附真田其中所有之城郭者真田可守之而彼三分  
二之替地自大納言可授真田如此相定北条上京乎  
取其書札而後可遣使節授沼田江雪聞其言而歸  
今年十二月上旬氏政須來執謁既捧一翰依是我遣  
津田隼人正富田左近將監附與沼田於彼

一彼取沼田之後我想如二翰之約彼當入京不恐彼攻  
取真田領內之那久留義城彼表裏背約吾何見被使  
者乎故宥可誅之以還之

一我自弱冠在信長之幕下驅馳山馳枕戈攻城野戰

夙夜不怠竭忠勵功中年受主恩以顯其名奉命征伐  
西國之間明智日向守光秀叛亂弑信長我聞此事急  
次西國之雌雄以得利運不日歸途早誅光秀仰報君  
恩其後柴田修理亮勝家欲覆國家我亦已誅之其餘  
叛者伐之降者近之諸方皆無不屬吾麾下者我亦未  
嘗有二言之違約故天命乎我既舉龍登鷹揚之譽為  
塩梅則闕之人乃幾委我百官總已獨氏宜背天戾理  
奸媒不庭何不罰之乎普天率土違勅之輩不可不速  
誅之來歲吾操節旌而進發當劓氏直首

秀吉馳檄徵群國之兵長東大藏大輔監糧米之事

台德院殿秀一入浴井伊兵部少輔直政等從焉秀吉甚  
悅謁見乃使公卿座一起一步而言曰能生長矣然

警樣衣樣是田舍樣也言畢呼侍女引公入與大廳  
手自結其髻更其衣及肩衣袴秀吉別出金龍之大小  
刀使帶之即執其手同出謂直政曰我使長九改廓  
樣為都樣汝見之乎不亦善乎使家康見之必可被  
驚喜早須從之而服國我亦逐日可東征北伐云々直  
政謝之公不日乃歸

大權現聞之徐語左右曰我所領參河國以東之諸城皆  
須葺塗掃除左右異之及于秀吉之東行悉借其城而  
寄焉果如

大權現之言

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南明院殿燕干聚樂年四十八  
三月五歲南海山陰山陽北陸及近江義濃伊賀兵二

十二万許且

大權現率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兵二万五千信雄率  
伊勢尾張兵一万五千相共到相列

秀吉出京軍粧尤裝京師及奈良泉堺大坂士人咸來  
聚觀秀吉到駿河府呼里人問草雜宮在何處里人白  
曰去此五十町計秀吉遂到三島先陣之兵皆來迎拜  
謁

氏政氏直聞秀吉出兵乃分兵使守諸城其身在小田  
原山中賊者松田右兵衛大夫守之氏政氏直使北条  
左衛門大夫氏勝間官豐前守好高朝倉能登守援守  
之氏政召此三人告之且各授刀劍言曰卿曹其當  
忠好高曰君勿勞心戰若急迫則我必戰死耳合座大

歎之。朝倉能登守退告人曰。北条家之敗滅其必不遠矣。山中城者構築太踈不可拒。大兵而今氏政使舊臣三四人守之。則吾舊臣也。嗚呼悼哉。北条家之陵谷也。氏勝若死則吾亦死耳。氏政使北条義濃守氏規守葦山城。

秀吉使信雄向葦山城。峰須賀阿波守家政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細川越中守忠與蒲生飛驒守氏卿中川藤兵衛尉秀政森右近大夫忠政戶田氏等四國兵屬焉。

大權現越長窪到本山中近江中納言秀次堀秀政向山中城均進攻之。秀吉召中村或部少輔一氏曰。山中之附城去此十町餘。我陣猶遠。其可使誘于附城一氏與

諸軍同進。急攻山中城。秀吉寵臣一柳伊豆守戰死。中村一氏能戰。城遂陷。北条左衛門大夫氏勝朝倉能登守逃走。松田右兵衛大夫間宮豐前守好高自殺。秀吉大賞一氏之軍功。氏勝又守相別甘繩城。

氏政氏直使松田尾張守上田上野原式部大輔等守宮城。歸口其兵一萬二千。使千葉新次守湯本口。其兵八千。北条陸奥守氏輝成田下總守壬生上總。又皆川山城守廣照守所浦口。其兵一萬時。關山中城既拔。而小田原城中大恐。閉在八州亦然。

四月秀吉進陣于湯本。真覺寺築石壁于松山。秀吉使舞兵攻宮城。歸口湯本口外浦口皆屠。破之。守兵狼狽。逃入小田原城。今內殿。擾氏政氏直大驚。秀吉軍兵大

進到小田原城邊秀吉登高處而小淺石  
大權現曰足下亦可小淺因再詔曰敵在吾目中小田原  
之亡幾在于只今吾必以關東八州授足下者也既而  
諸軍攻小田原城之中能拒之

五月伊達政宗發與州過越後經甲斐到箱根謁秀吉  
時政宗年二十四秀吉聞之使人告之曰我率諸軍問  
此條罪是天下之所明知也故上枚景勝馳聘使佐竹  
義重輸懇款獨政宗不然人則其所侵取之會津仙道  
須早還致但米澤等三十餘万石如故若不然而早歸  
比法到會津我必擊滅此條其進馬于會津而已政宗  
答曰我身為匹夫來詣於此死生是命是聽况郡邑平  
速可還會津仙道即賜駁而去衆皆以為何故放還政

宗乎彼必為寇既平此條又攻會津耳秀吉之所為殆  
不可乎

嘗有流言者

大權現信雄皆通志于小田原城中諸陣不靜人或白于  
秀吉云々率侍童五六人忽然來於

大權現信雄兩堂顏色和悅留談各半日而歸自是諸陣  
始靜

秀吉察諸軍之羸困而憐之或賜芳茗或使聞謠曲以  
慰其意

上枚景勝前田利家利長毛利河內守秀賴直田源五  
其兵三万五千攻上野松枝城々至大道寺駿河守及  
子新四郎素欲挑戰而見其多兵故不敢出守城固拒



芝景勝利家等急攻之大道寺父子降。

上田上躰次者松山城主也。上躰次使家臣難波田因幡守木呂于丹波守金子紀伊守山田伊賀守松山城。而其身在小田原城。景勝利家攻之。難波田木呂于金子山田知其不可勝而降。義輪厩橋河越三城皆然。又攻比条安房守氏郡居城鉢形而上之。

景勝利家來于小田原而執謁秀吉。不賞之。景勝利家且恨且疑而退。秀吉謂近臣曰。是度彼二人之功不為不多。然其拔數城也。皆肯其降焉。其或一城之守兵屠城之悉殺之。則一省一威之法。吾深賞之。而已。景勝利家聞之。率兵攻八王寺城。守者比条陸奥守氏輝居城也。氏輝使橫地監物守本城。中山勘解由狩躰一庵

守中丸。近藤出羽次守山下之陣。而其身在小田原城。大道寺駿河守難波田因幡守木呂于丹波守金子紀伊守山田伊賀守小幡上總次信貞等受景勝利家命。攻山下之陣。近藤出羽次防戰而死。中山勘解由狩躰一庵聚三百兵。言曰。我浴于氏輝之恩波。舊矣。今大兵來侵。我必死耳。汝輩欲逃則可。逃我豈恨乎。衆僉曰。唯是與卿等共死生而已。安為逃亡乎。中山狩躰大悅。既而景勝利家之軍兵蟻附。下中丸。中山狩躰不敢驚懼。發天飛炮。城下取死亡者。既及數百人。橫地監物見之。甚恐。弃本城而逃去。中山狩躰率三百兵與敵兵遇。屢戰屢擊。而復又歸本城。殘兵僅十餘人皆自殺。六月秀吉召山中山城守曰。汝與忍城並成田下總守

相知尚矣試遣一輪可獲彼降我山中即馳牘于成田  
成田諾之山中持成田之同意以示秀吉々々悅乃為  
大權現曰足下遣成田之書于氏直曰關左八州之諸城  
皆無不通志于秀吉小田原其遂不完矣氏直速降秀  
吉之軍門全其身而可也

大權現從之自是小田原城中群疑泉涌淨說雲與

氏政遣人於成田曰速可來此有評議之事成田檢病  
不至使者三至而遂不來於是氏政又遣使曰吾子二  
心之事吾竊聞之未知信否然知其實故屢遣使然吾  
子未至如何醫師安栖赴焉成田應之曰敵以多兵圍  
忍城吾不忍悉殺城中之士及故依山中山城守而乞  
降于秀吉耳斯言非偽也氏政聞而怒使山上鄉右衛

門率兵七八千警擊成田之陣

武別岩付城者北条十郎氏房所守也氏房使伊達與  
兵衛守本丸妹尾下總守片岡源太左衛門等三丸而  
氏房在小田原城淺躰躰正長政木村常陸从本多中  
務大輔忠勝受秀吉之命率兵一万余攻岩付城妹尾片  
岡力戰拒之時忠勝長子平八郎忠政後号美濃守年十六  
把天進戰斬妹尾得其首片岡亦戰死軍進攻本丸伊  
達懼而降

小田原城中聞八王寺岩付兩城之陷而大懷驚怖十  
郎氏房謂氏直曰此城之敗亡風指可知焉不如速依  
大權現附與此城于秀吉以全戮兵之命氏直固然無措  
松田尾張守者北条累代之家臣也屬兵數千八州之

人尤敬之。松田謂北条家滅敗之期其在。驛目之間。取  
何者。諸城悉順。今所殘者。獨小田原也。豈得有利乎。及  
密遣使之降。秀吉許之。松田大悅。召其子左馬助曰。頃  
年氏政氏直遇我。以踈濶殆失君臣之禮。吾銜銜之而  
未發。今企逆意。以欲報怨。左馬助流淚曰。悉哉。君之有  
此心也。君是北条累世之元老也。若有不義。則天下之  
所指笑也。唯異君改之。尾張守大愧曰。吾固負於汝。於汝  
請速自殺。因提其刀。左馬助止之。言曰。君其安心。吾亦  
隨君之言而已。尾張守悅。逾日。尾張守召長男笠原新  
六郎次男左馬助三男彈三郎及內藤左近大夫大田  
肥後守而享之。且密言曰。吾察此城傾覆之尤近。故通  
志于秀吉。明夜欲入長岡越中守忠與池田三左衛門

輝政兵于我。宜御曹勿忘。左馬助潛到氏政前。語曰。賜  
尾張守命於某。則有一大事可告之。氏政堅定其約。於  
是左馬助再淚以告。尾張守謀逆之事。氏政召尾張守  
尾張守至。氏政使陸奥守氏輝及岡江雪讓之。曰。反聞  
吾子舍逆意。入長岡池田兵于城中。欲使氏政氏直自  
盡。吾子執為及此哉。敵人報告於余。是信乎。否。尾張守  
對曰。往年武田信玄搆兵之時。敵人流言。松田叛于北  
条。我不敢然。今外我。豈其然乎。是敵人之誑。君耳。氏輝  
江雪重曰。左馬助告之。非敵人之誑。詐也。於是尾張守  
辭屈。

七月北条義濃守氏規附與。韭山城于

大權現。家臣內藤三左衛門尉信成依氏政氏直書牒之。

來也秀吉使新庄新三郎石川兵衛起葦山而監事  
大權現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起相州甘繩城  
諭北条左衛門大夫氏勝而降于秀吉其言及三度氏  
勝遂降

秀吉遣小寺如水羽柴下總守勝雅告城中曰氏政氏  
直來降可與伊豆相模兩國北条安房守氏郡達之氏  
政曰吾久領八州而今總領二州不知戰死敢不許和  
氏郡以為和若成則我當領上野國故頗勸氏政以和  
平之事

小田原城中大因氏直察之使松田尾張守自刎而後  
氏直乘馬奔山上鄉右衛門到

大權現堂而告之故

大權現秘之乃言曰足下其赴榊原下總守勝雅陣達之  
于秀吉而可也因是氏直到勝雅陣謝曰我今降于秀  
吉之塵上若憐氏政以下之城兵而助之則明日必可  
去城勝雅白之秀吉諾之氏直悅而歸城即悉出城兵  
而附與之秀吉使脇坂中務少輔安治片桐東市正直  
監監檢城中之諸事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取  
其城

氏政氏輝等居于醫師安栖之宅秀吉曰是度我東行  
者為擊滅北条氏也而今悉宥之則前言似偽也吾欲  
氏政氏輝而欲赦氏直如何

大權現怒之依是秀吉使石川備前守勝田權佐中村式  
部大輔一氏佐々淡路守堀田若秋守到安栖宅榊原

康政受

大權現之命亦同往馬石川蒔田中村等欲逐秀吉之首而口不忍言氏輝察之乞湯沐之暇其後氏政氏輝各詠後歌而自殺氏政時年五十二人皆愍焉

大權現持兩人之首以示秀吉々々曰此是不畏帝命者也乃僉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齋之到洛莫於一条及攝秀吉使氏直赴高野山義濃守氏規左衛門大天氏勝松田左馬助入道寺孫九郎内藤左近大夫等三十人凡從者三百人同赴焉秀吉頗加懇意于氏直等十一年氏直卒

秀吉授閑左八州干

大權現賜米地于井伊兵部少輔直政本多中務大輔忠

勝神原式部大輔康政各十万石附授小田原城于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尉忠世

秀吉帥師到奥州伊達政宗迎之干那須野右衛門大膳大夫信直亦拜謁東州悉平

秀吉欲使細川越中守忠貞居于會津忠貞白曰若為政事可從君命若為恩賞縱雖小國願居西國故使蒲生飛騨守氏鄉領會津仙道白川居若松城木村伊勢守初号孫一領葛西大崎政宗居于其間且賜尾張及

北伊勢五郡于中納言秀次參河國內十五万石于池田三左衛門輝政五万石于田中兵部大輔駿河于中村式部少輔一氏甲斐于丹波少將秀勝加藤遠江守遠江國內十二万石于堀尾帶刀吉晴五万石于山内

對馬守一豐三万石于渡瀨左衛門佐信濃國內小室  
坂米採五万石于仙石越前守小笠原于石河出雲守  
伊奈郡于毛利河內守秀賴諏訪郡于日根顯藏部森  
石近大夫忠政亦稟恩根

秀吉流內大臣信雄于出羽秋田其後扇京

與州九郎修理亮政實叛攻米村伊勢守居城不甚危  
備生飛騨守氏卿發兵出會津獲伊勢守而歸會津於  
是南部大膳大夫信直遣使依前田利家而達于秀吉  
秀吉驚使秀次率兵往擊政實秀次陣于二本松備生  
氏卿淺野彈正長政掘尾帶刀吉晴并伊兵部少輔直  
政為先陣南部信直亦赴焉諸軍進攻九郎部城之陷政  
貫降族黨悉被誅

秀吉召氏卿政宗等而問群盜所以起厓之故厓音崖氏卿白  
曰政宗為之也因是氏卿政宗相與有隙  
秀吉放逐木村伊勢守移政宗于葛西大崎加賜米澤  
于氏卿之々甚至盛大

有言于秀吉者曰政宗謀反秀吉馳入召政宗余曰彼  
必不來之々則實反也政宗聞命乃上京秀吉謂富田  
左近曰政宗果來富田曰政宗之來也與君自西國來  
於安土相似秀吉在播磨時或謾之曰秀吉謀反信長  
於安土相似曰彼既著以當然若召而不來則是其反  
不可疑試召之秀吉急前于秀吉曰此曰氏卿政宗相  
爭訟有日而今政宗來其無反心明矣我何聽訟乎氏  
卿風聞此事甚恨富田之々素與氏卿友善此事卒余  
言之耳非臆負政宗也其後富田與氏卿有卻諸將慰

諭之而後和親

十一月秀吉狩于三河吉良十二月歸京所狩獵之禽  
鳥無大無小皆懸之于竿吏卒持荷之練茨于京中二  
行而進禽鳥之數不知枝計秀吉駕輿及諸士皆臂鷹  
二行而步入乘樂亭主上皇子月御雲容皆聚觀其明  
日賜竿上之諸鳥于公卿雲客乃至洛中町人各有差  
千宗易利休精于茶湯者也秀吉酷嗜茶湯故宗易受  
其恩眷厚矣世人頗敬之宗易檢定茶器之新舊可否  
而決其價數因是家得富贍宗易與大德寺僧宗陳古  
相識彫已木像置之于寺內山門上頂年宗易貪私  
僻之意其見茶器也依與已親疎好惡之異回而或以  
新為舊或以古為可以假為真高下其售屢多騙人秀

吉聞之怒曰是國賊也國賊不祭則予之大過也豈不  
醜將來嘲乎即取宗易而誅之

大權現利家細川越中守忠貞德善院法印玄以等受秀  
吉之命赴大德寺欲摧破之為罪宗陳置宗易木像于  
山門上也乃往寺召宗陳等長老數輩而詰難之宗陳  
密挿刃於懷中不敢表精曰佛法之通塞時節到來耳  
與奉行等相互問駁而遂不屈宗陳意蓋謂事若不  
已則必把其短刃自貫死而死耳亦何傷乎故辯氣最  
壯

大權現熟視曰宜懲玄以謝罪而解秀吉之怒也玄以婦  
而言之秀吉宥之因是不破却大德寺其後秀吉梟宗  
易首於一條及橋下揭彼木像使踊其首以柱夾立之

數日視者如市

朝鮮官使三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歲之來朝秀吉接對授回翰其趣曰迺歲本朝分崩離析兵革不止故予發憤不過數年宇內既清夷矣夫我固憂爛繩樞之累餘也然慈母夢日輸入懷中而吾以降時有相士曰日之所照臨莫不祗屬後來其有蓋世之氣不可疑焉故吾常自負一旦乘時運而龍飛東畧西征南伐北討木功之速成也誠如太陽一升万物皆無不照焉吾想人生不滿百豈登壽干一方以費日乎是故吾促集兵旌入大明而使一劍霜滿四百州之天唯是之願耳若然則必以貴國為前鋒也其必勿遺失吾出軍于大明之時弥與貴國結交隣之好而已

五十七歲

同十九年正月元日秀吉參內儀粧清肅

秀吉屢枉駕于群臣第宅以遊以散聚南都之猿樂以

以觀其技曲京中之繁采不可得言

四月秀吉奏

淺井備前守長政女

生男子名曰棄秀吉年逾五十

未有子今年始產故秀吉大悅喜氣津津諸將群臣皆賀之

從二位大納言大和紀伊和泉三州牧豐臣秀長卒秀

吉甚悼惜焉

秋棄君早世秀吉憂悲之情焦思慘怛之色益肝群臣

亦皆斷髮以示哀情秀吉為忘憂故遊清水寺滯留二

日然悲衰殊熾涕泗滂沱於是始有欲入朝鮮之志蓋

自慰也諸臣無奈之何秀吉讓閑白職於秀次世孫秀



吉曰大問

之那十七

秀吉謂古來中華之侵我國者屢矣然本朝伐外國者  
神功皇后西征三韓之後千歲寥寥而今吾出自卑賤  
既履鉉鉉何不足之有方今掌中之珠碎而不返泉石  
之璧埋而不見幽憂之甚餘齡將感大丈夫豈預百年  
之命於此乎以秀次為帝都之守備使掌日本國中之  
事我將入大明而為皇帝去年馳書於朝鮮以言此事  
然朝鮮至今不捧咨書不可不罪也我思先拋大明而  
征朝鮮々々從我則為先鋒而進若不從則悉攻平之  
而直入大明豈其難乎乃聚諸臣而評議以。大權現  
田秀家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為天下大老以生駒  
樂頭中村式部少輔一氏堀尾帶刀吉晴為中老以渡  
頭正少弼長政德善院玄以增田右衛門尉長  
盛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長東大藏大輔為五奉行諸臣

大驚以為秀吉數哀之切故其狂乎頃年軍旅之勞無  
屨年至去年而漸既息焉今若出兵于殊方則上下之  
費弊人民之困勞不可得言秀吉其狂乎衆心皆如此  
雖恐不得違秀吉之言皆對曰太可也耶是固神功皇  
后以來之大事也武將之耀兵威于外邦也非君則不  
能成矣秀吉大悅乃命九鬼大隅守嘉隆於伊勢浦造  
巨艦巨艦數百艘其舟之最大者号日本丸其餘中國四  
國九州之諸侯亦各調戰船蓄糧粟催軍兵秀吉下冬  
于諸國曰來年正月先陣之兵早進于冽池至二月三  
月則諸軍悉可渡海我當築館於肥前名護屋而居焉  
軍旅之指揮其亦有便乎東國之兵者不便于舟利可  
屯于名護屋依其國之遠近其出兵也或半之或三分

之一或五分之一宜守此法南海四國九州之兵者冊  
利甚有便皆可渡海于朝鮮約法稍定又定大坂警衛  
京都警衛之士卒

秀吉遺書于琉球其趣曰吾勃真于蓬茨頓武威之運  
六十餘州既入彀中故殊城遐方來庭者不少吾今將  
征大明是天所授也爾琉球未通轉帛吾欲遣兵征  
之而原田孫七即以商船之有利故屢往來于琉球此  
日俾近臣達告吾曰速赴琉球說本朝征明國之旨則  
其來享不可疑焉是故余暫宥之來春出師之日速可  
來謁若怠而不至則其必遣大兵燒其城郭廢其囂民  
可運于掌上琉球得此書而大驚使官臣鄭禮齋之赴  
大明依福建巡撫使趙參魯而告日本入寇之旨又江

右人許儀近歲在薩摩而事醫業與同鄉朱均旺相議  
乃依福建守臣告之守臣達之大明帝未敢悉之唯命  
海邊兵士整調軍船而已琉球亦不及回鑿而止焉

秀吉定渡海于朝鮮與也于名護屋之軍兵也小西浦  
津守行長其兵七千宗對馬守義智其兵五千松浦武  
部卿法印鎮信其兵三千其餘諸士等凡兵一萬八千  
七百人為一列加藤主計頭清正其兵一萬鍋島加賀  
守直茂其兵一萬二千凡兵士一萬二千八百人為一

三万五千

列行長清正扼關隘日可動先陣之命也黑田甲斐守

長政其兵五千大友豐後守義統其兵六千島津兵庫

言五人

頭義弘其兵一萬凡兵士一萬五千人為一列福島左

衛門大夫正則其兵四千八百其外諸士凡兵士八千

二萬三千五百人  
至五百人

七百人為一列蜂須賀阿波守家政其兵七千二百人

九千人

為一列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其兵三千生駒雅樂頭

其兵五千五百凡兵士九千二百人為一列小早川左

一萬六千七百

衛門佐隆景其兵一萬立花左近將監宗茂其兵二千

五百凡兵士一萬五千七百人為一列毛利右馬頭輝

元其兵三萬人為一列大凡陸路之兵士十三万人也

潮路之兵則九鬼大隅守嘉隆其兵十五百藤堂佐渡

守高麗其兵二千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其兵千五百加

藤左馬助嘉明其兵七百五十凡九千二百人也皆可

渡海

大權現其兵一萬五千大和中納言秀俊秀長其兵一萬

前田利家其兵八千德川秀康其兵千五百織田常真

信雄刺髮  
号常真其兵千五百上枚景勝其兵五千蒲生氏鄉

其兵二千佐竹義宣其兵三千伊達政宗其兵千五百

最上義光其兵一千森右近大夫忠政其兵二千丹羽

五郎左衛門長重其兵八百木下勝俊俊長  
諒政為事  
諸君

干洛畔  
典久矣其兵千五百凡兵士十萬餘者皆可也干名

護屋之命也秀吉又別聚兵士六萬蓋朝鮮渡海之兵

十三萬餘雖固多而大明多兵若來援則為當之也

○是年奈良町人借金銀獲高利者有之人競借與之甲

來求利則以乙金銀加利而返之乙來又乞利則以丙

丁等金銀倍蓰而附之遂使金銀積干道路其徒數十

人富而紛奢然其畢竟不知為如何蓋其實者得一且

之利而有後日之害是與穿窬不異秀吉聞之驟奈良

町人數十人且命曰多財故借盜盜亦與同罪也宥之陪其借數以使出金銀而入官

初秀吉定法曰凡喧嘩口論不決理非甲乙共當罪是欲停喧嘩也泉塚之富豪在茶膳主客論諍互推又而同死秀吉聞之怒其苛法曰主客罪及三族泉塚自古富豪多矣皆大驚到官叩頭謝之不聽於是贖以貨財秀吉以絞勒有贖銅之法故遂多取貨財乃至輕服之親其賄賂不知數也自是泉塚衰弊不能對捍于官吏

○文祿元年諸國軍兵受秀吉之命先赴築紫為入朝鮮也  
二月十日行幸于關白秀次聚樂亭其儀例大抵與天正十六年不異

○五國以呂波ヲ知シム  
何ノ義ヲムヤ  
○採死ノ書ニホシ  
○採死ノ書ニホシ

三月秀吉將赴筑紫群臣獻諫曰君在名護屋遙麾朝鮮則大明朝鮮書牘往來其必多矣携有文才者而可也若不然則尺牘來時何得知其意旨乎秀吉曰吾可使大明朝鮮人抱其文字悉知吾國之以呂波何難乎豈徒携字生乎群臣不得覆覈其夜秀吉翻思乃使相國寺僧兼允南禪寺僧靈三東福寺僧永哲共赴名護屋二十六日秀吉出京使洛人見其軍粧此夜秀吉到攝津國茨木而後進馬

四月秀吉到安藝廣島而留魯一二日又遊嚴島眺望社邊進到長門國府拜神哀天皇神功皇后社祠又臨赤間關到阿弥陀寺中有安德天皇之小影及平家一族之畫像古人賦詩詠歌者皆貽置之於其側寺僧

出語故事秀吉悅遂進到肥前名護屋諸臣受命經始  
旅能秀吉分施四十八万人之米穀於諸軍及舟子馬  
芻

海路諸將到九鬼大隅守嘉隆室而評軍事各裁誓詞  
以示其衆凡七條其一曰船中之軍議最可擇其且其  
二曰諸將若臨危難則可相救之其三曰若得聞敵謀  
則可互告之其四曰忠功之深深不可有私曲偏頗其  
五曰盜他人之軍忠以為我助必可固禁之其六曰每  
將必可出謀船二艘其七曰告事于名護屋則必問監  
察使而後達之不可私告也七條之約法既定若有疵  
犯則天神其罪之誓盟事畢設酒宴

小西攝津守行長加藤主計頭清正黑田甲斐守長政

等兵士十餘万同發名護屋到壹岐風本而滯留數日  
依逆風也行長謂海濤若穩則諸船可皆發不如先入  
而速入朝鮮王城也其夜參半行長潛解纜到對馬豐  
崎清正長政等驚行長舟之不見而均進漸歷五六里  
被逆風吹而又歸風本行長在豐崎雖馳心于難林而  
餐風不止行長慮清正等可既至遂凌風而進到釜山  
浦朝鮮地名即進攻城朝鮮兵二万餘守焉矢下如雨行長  
頗放鳥銃急攻之遂拔之虜八千五百餘人虜二百餘  
人乃召狄輓而問近隣之事對曰去此三十里有二城  
曰登萊行長聞之向諸士言曰今晨之奮戰固無比矣  
今日緩衣帶解鞍馬休憊而可也然登萊聞釜山之陷  
而拒守若密則拔之其或不易矣且我屠朝鮮之兩城

於一日之中播武名于鴻臚受秀吉之深感則豈不為  
大幸乎卿曹努力請攻登萊衆皆同之因是行長進兵  
攻登萊城之兵創金山之敗而不得勝之皆拜壘逃行  
行長小西主殿助木戶作右衛門進北斬首九百級  
行長大喜陣下登萊而息人馬將進兵于忠州秋鞞曰  
忠州者地形最義是王城之衛護也兵士六七万守焉  
糧粟豐溢且善射者亦多此城猶全故朝鮮王城未大  
亂行長領之

備前宰相浮田秀家者其軍在第八列五月秀家恐行  
長先陣深進有不虞之變故聚家臣議曰行長戰功先  
于諸人而若疾進深入颯屍于異域則秀吉之損失也  
我亦施恩於彼既有日矣若然則尤可憐之至也不可

不救也家臣皆可之因是其夜秀家發船到益山浦行  
長家人時守益山浦喜秀家之渡海而詳言行長戰忠  
之事秀家感之且馳尺素于行長以告其渡海行長大  
歡

加藤主計頭清正被奪先陣於行長而大恚曰履行長  
之過路亦必于心乃進艇于熊川登陸路而聞行長之  
軍功大然曰今日以後不可使他人為先鋒唯吾獨為  
之耳

行長聞清正等既至而與家人番議曰請下忠州弥揚  
勇武行長第主殿助及木戶作右衛門勸之於是行長  
率兵還攻忠州城時夜人定也城中以發于不意故大  
亂驚駭皆逃走時城兵五六千相留發天揮刀奮戰不

其行長使兵到城後燒山下至是城悉陷死亡者不知幾千萬也。行長齎其首級使獻秀家。此時朝鮮平安黃海忠清三道已破廢向全羅二道危在且夕。朝鮮大潰。朝鮮有八道曰京畿道曰江原道曰咸鏡道曰平安道曰黃海道曰忠清道曰慶尚道曰全羅道朝鮮王李暎聞忠州城之陷而狼狽北逃于義州國犯及太子臨海君瑋次子頰和君瑊顛沛逃于元良哈加藤清正同遠江守黑田長政鍋島加賀守直茂等會于忠州與小西行長相議軍事。清正進曰吾必為前鋒矣。行長笑曰朝鮮之先陣者我也。是秀吉於日本所失也。今若秋改之則敗秀吉之法也。我決而不從焉。清正曰法令縱雖如此而前陣者在其武勇而已。行長怒將相聞直茂制曰先陣固在行長。雖欲行長以其謀既拔

二城今入王城則行長清正相分進兵而可也。耶行長心服曰自此地至王城其路有二南大門者行程百里許大川有之東大門者行程百餘里雖懸遠而無川隨清正之所望而已。直茂等感之清正曰縱有大川而吾隨其行程之近耳。乃進兵于南大門。行長聞之使生口之練于泳游者二十餘人。速赴南大門。到夫川悉流散河中及近邊之船筏。清正不知之。撫劍抵掌馳志于王城馬蹄如飛臨大川而見之則湍流喧騰聒々驚耳。廣十餘町。清正察其不可涉。上下于河邊以尋船而無之又尋淵瀨之可涉者而亦無之。清正不得去之柯陣于河畔而費其日。行長向王城到東大門將入然閉門牢鎖石垣高聳門

之高也十餘間不得敢入或人謂行長曰若開門傍之  
水門則若五十人也若百人也其可得入乎行長從之  
然水門方五尺以鐵打之行長等心屈時木戶作右衛  
門脫鐵炮基以其筒推莫之因是水門得開行長令軍  
士曰莫列莫濫貪莫入酒家而後整衆而入適見王  
城々外而敵無一人行長分其兵使守四門

清正先陣漸到王城使開其門守者巷曰小西行長昨  
日已入王城使我輩守四門若有事則可入數人其多  
兵者同禁之其入歸而言之清正憤甚尤甚曰入王城  
而無益不如追國王之子乃陣于城外聚家臣相議曰  
吾志欲先驅而入都故破秀吉之制法而不顧雖然被  
巨川隔而行長既入吾心焚蒸憂恨無聊吾將追國王

太子明朝若進則追及其難乎今夜亥刻吾必出兵矣  
因是家人皆整軍備少焉清正召庄林隼人佐密告曰  
速可聚兵於後清正率兵而進到元良吟境不逢國王  
而扁會太子之逃行清正大喜整衆而待既而王子率  
及羸之兵數百人刻一室而休憩焉從者皆水穀不入  
口四五日故手足不起精神太疲清正遣使曰吾今既  
迫及之君豈得逃乎須入清正之陣王子之近臣應之  
曰日本大將若助王子則可遇對若不助之則王子於  
此地而自殺耳清正重告曰豈妄殺乎王子若來我陣  
則懇請于秀吉而必繼其命且兩國會盟修好結驕如  
前古矣王子何懼之有縱雖不然而必王子之命無危  
矣我言非浪依是王子心情和悅復入言之曰頃日我



及臣從飲食絕口清正宜入此室而觀我然則厚惠豈  
加於此哉又言曰清正勿寧多兵而至唯十人許而可  
也清正謂外邦之人其衷曲不疑乎故率數百人各使  
持饗應之具而至以東方為太子座以西方為清正座  
有拜卷之禮感儀肅整事畢設膳蓋酒既三巡時清正  
從臣為配有數故奔走王子之臣從俄驚謂清正誘王  
子而將害之即奪半弓向清正欲發之清正比之語皆  
不通故弥進清正殆危而不知所為清正謂中華以中  
章結約盟因取其印貽紙而投與之且握王子以為質  
既而得辭清正捕朝鮮太子臨海君律次子頰和君環  
懷歡而歸王城即馳書於各護屋而告之秀吉大悅且  
饗賁之賜感贖是行也固北與王子同素侍婢不多環

係一物而覆面其物一尺許蓋其頭也

先驅將捕之清正曰勿視顏面勿侵徽勿觸犯遂解衣  
短之而贈飯食乃使逃行朝鮮人畏清正之鐵頭且咸  
其有情雖然後陣亂入  
發朝鮮王先祖墳墓

六月秀吉謂朝鮮既破大明兵定可來救其多兵不可  
疑然則我兵之既渡海者雖十三万而其或難敵乎故  
又使兵士六万渡海增田右衛門尉長盛其兵二千石  
田治部少輔三成其兵二千大谷刑部少輔吉隆其兵  
二千五百前野但馬守長康其兵千凡一万七千二百  
人為一列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其兵三千南条左衛門  
尉其兵千五百中川右衛門大夫秀政其兵三千凡一  
万五千五百人為一列歧阜少將其兵八千羽柴丹後  
少將其兵三千五百長谷川藤五郎秀一其兵五千木  
村常陸及其兵三千五百糟屋內膳正其兵二百片桐

東市正直盛其兵二百凡二万五千五百人為一列伊  
達政宗依淺鞆彈正長政而請朝鮮渡海之事秀吉許  
之副淺鞆幸長而使渡海長盛三成吉隆持秀吉之書  
到朝鮮示在陣之諸將其趣曰軍兵之進退悉隨本春  
之所命而已先陣者行長清正長政相代可勤之其餘  
軍制亦如前日所定耳凡百諸士不敢怠惰橫行于朝  
鮮大明儼其武備正其制法而可也大明者文物衣裳  
之國也諸將之侵伐吾不勞還想石田三成增田長盛  
大谷吉隆弘可傳吾命者也

秀吉使造假屋于海邊廣數間長百數十間每十間有  
間架其半鋪板敷疊其半為厨有竈有炊器皿若干薪  
炭若干精米塩梅之類若干皆具焉於是聚澳父泉即

千百人使引數多之大網取魚不知其數先鯛丁千尾  
淹塩而遣于京以進于禁中又贈于大廳等有差其餘  
激刺潑々啣々噴沫如山如早使諸將群士取之于假  
屋或膾炙或魚煎以調味之飲食者充滿假屋内外秀  
吉亦來雜居來談亦是慰諸軍也命曰越王之筆驥任  
公之若魚秀吉兼有之

行長雖著數度之軍功而恨不捕王子故與清正有隙  
行長屯于平壤舊都謂大明兵來則一戰功成拔奮戰  
而死拔吾心在此二者而已乃遣人于王城諸將曰渡  
鴨綠江直入大明最容易也諸將若為後援則吾必為  
前鋒矣諸將皆對曰慶尚全羅兩道之殘城固守而不  
降是大敵在前也而今輕渡鴨綠江是危事也不如運

幄籌而先取全羅道行長聞而怒之乃使僧玄菟裁書以告朝鮮王李暲其趣曰日本與大明構兵是似不敵也雖然秀吉之命也豈可違乎夫吾國混一之後國饒民殷既無奪國之望况有貪財之意乎秀吉欲伐大明者為報怨也朝鮮父子兩國之間是故路經朝鮮朝鮮若屬麾下則何攻屠乎然其不屬之而完鄂鄂聚民黎以拒我兵故今如此聞大王欲屯干鴨綠江吾鳴鼓而攻之在近耳書至李暲大驚馳羽檄于大明而之檄兵晝夜絡繹大明帝及諸臣皆駭駭曰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見者速出援兵而可也然頃年兵革屢起頓兵靡師故不知所出也李暲乞援不已於是遼東巡按李時寧遼陽守道荊別俊受大明帝之命遣

遼將祖承訓史儒儒率精兵三千人渡鴨綠江以救朝鮮

七月祖承訓史儒既涉鴨綠江兩將不諳地形又不知與日本人相戰之法術時霖雨連月山水暴漲足馬蹄爛兵士足裂進退不穩

行長督二萬兵固守平壤大王城頗遠故構諸城於其間大友豐後守義統黑田長政久留米侍從秀包小早川隆景守之急難之時為首尾相救也

祖承訓史儒僅率三千兵到平壤安定館行長聞之其夜遣步卒惱之敵離而亂行長慌曰大明之兵亦不足畏也翌日行長進攻安定館甲曹馬具旌旗皆鮮明祖承訓史儒與行長相戰大明之群馬見日本之軍旌辟

易不進兩將諭軍士皆使下馬而戰泥路為之沒腰埋足行長塵兵急擊大破之史儒戰死祖承訓單身僅免三千兵士悉死其不死者僅十餘人而已事聞于大明朝師震懼

大廳在京都屢寵待女曰大閤其在朝鮮耶去此且千里未知征伐終于何年也吁再會難期乎常憂之侍女對曰不然大閤陣于肥前名護屋彼群國諸將赴朝鮮也屢感之然大廳不信之唯謂大閤親到朝鮮遂至于病逾日疾病太重閤白秀次屢問其病秀吉聞之曰死生之別不得再逢悔何及焉因是以名護屋政刑朝鮮指揮之事暫委於

大權現及利家彼諸將群士鬱鬱名護屋而後秀吉發名護屋不論日夜赴京而問大廳起居如何侍女白曰數日以前既謝世矣秀吉氣息頓絕而止地醫士進藥秀吉垂淚不止出于前殿謂曰是度不逢菅礪死之別是依朝鮮擊伐之事也悔恨多端其後使德善院玄以赴大德寺與玉仲和尚議感葬之事葬大廳于大德寺內其禮盡矣

九月大廳之忌服終之後秀吉又赴名護屋此時勅使來曰渡海之事必可留之秀吉復命曰勅命固厚然遺多兵於朝鮮軍雖既勝而大明之大兵若為援勢則勝敗猶難知而已吾身在本朝何坐指揮方里之外之為哉非肯勅旨唯速攻平大明朝鮮而懼我朝之兵威耳勅使歸而奏之帝有恩臨

是行秀吉自名護屋到赤間  
閤舟磯石而戰

海流立

離五毛利秀元急馳輕舸來秀元載

秀吉々々甚賞秀元即發船頭

沉惟敬者亡命無賴之人也嘗潛來于日本被知於行  
長歸國之後通于吳妓陳澹如々々僕有鄭四者數年  
以前赴日本而被執是年逃歸逢惟敬而詳語日本之  
事惟敬為入頗有所志聞鄭四言謂支今大明勳于戈  
以防日本嘗此兵亂吾將樹勳功矣即赴京師揚言曰  
我能知日本之事時司馬石星掌朝鮮之事其妾文表  
茂偶遊澹如之宅聞惟敬之言而慮之於石星々々召  
惟敬而語大喜曰吾得人也祖承訓敗軍之後石星謂  
不起大軍則與日本相戰尤難乎因是先遣惟敬說和  
好之議而後欲聚大兵惟敬請金銀錢貨于石星曰以  
此賜于日本諸將而結和親之議石星聽之於是惟敬

散千金買磷衣玉帶花幣而入朝鮮先遣々々人于平壤挑  
行長之意行長亦素喜和議與惟敬會于乾伏山麓惟  
敬極陳和好之為善行長標題七ヶ條曰若悉可之則  
吾從和親之謀矣惟敬先皆同之是故行長及諸將皆  
信惟敬之言待其報至而欲徵平壤之戍增田長盛石  
田三成々々大谷吉隆亦皆如此故不攻朝鮮諸城唯黠焉  
消日也行長贈書於惟敬其趣曰日本絕勘合船既久  
矣是以秀吉數年雖求和親于朝鮮而朝鮮不應日本  
之望故秀吉勃然進節旄於難林也今足下來于平壤  
以欲結和交是國家承平之基乎足下奏于明帝遣官  
使于日本為交親之左券則何幸如焉官使若來則以  
五十日為期矣且贈甲冑弓矛盛單刀長劍各一々々

箇翌日惟敬求日本鐵炮此時行長又寄書曰朝鮮王  
李暉在義州足下往告之不少滯留速歸本國可定和  
親于五十日間書意頗懇且題其官位姓名曰日本國  
播津州前司小西秘書少監豐臣行長傍將對馬州前  
司宗拾遺侍中豐臣義智也依是惟敬歸大明雖報之  
而不經群臣之衆議則其事未決  
十月大明帝以總兵李如松為提督南北各鎮之兵士  
多屬焉又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使促大兵以救朝鮮  
應昌能知日本之事故薦用之經畧宋應昌赴遼陽拜  
督李如松率兵渡鴨綠江李如松分其兵為三列揚元  
在中列如松在右列張世爵在左列吳惟忠領南兵三  
千而屬右列凡兵士五萬餘人也

古連  
同月廿七日出山海關十二月二十五日誓于師渡江  
是年古壘來自宋國盛茶久不損故世人愛玩之且  
真壘又有謂商賈渡海持來者殆百數慕盧陸之風者  
進率玉者爭買之秀吉聞之曰自異域新至者何不告而私取之  
固有罪於是使吏皆沒收之且使買者陪其價金以申  
舉之其大韓國主大名不能免

豐臣秀吉譜中終

